

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考勘

谭兴富

[提要] 本文通过对读多版本《永顺县志》，发现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非直接转录自王伯麟增补的《永顺县志》初刻本，而是源自其某一传刻本。采集该语料的主持者为王伯麟。如利用现代田野调查所得语料来校理该文献语料，应通览《苗防备览》前的《永顺县志》各版本。

[关键词] 《苗防备览》 土家语料 采集者

一 语料来源

严如煜《苗防备览》^①（以下简称“严本”）所载土家语料系作者实地调查所得，抑或转录自其他文献，书中并未言及。以往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要么语焉不详，要么认为是严如煜“在对‘永（顺）保（靖）土人’的风俗、语言进行调查记录时”进行的“一种人类学所称的‘客位（etic）描写’”（陈廷亮 2010:66）。聂鸿音（2014:98）指出严本所载“‘土人’语 140 则来自乾隆《永顺县志》卷四。”

就现存《永顺县志》^②来看，在《苗防备览》成书之前主要有三个版本，一是湖南省图书馆馆藏乾隆十年刻本的缩微胶卷影印本（以下简称“王一”）；二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孤本^③（以下简称“王二”）；三是黄德基增修乾隆五十八年刻本（以下简称“黄本”）。

聂鸿音认为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转录自王一^④，然据我们考察，该语料并非直接转录自王一。

现将王一、王二、严本所载土家语料的比勘情况列表如下：

^① 《苗防备览》成书于 1799 年，清人严如煜撰辑。该书最早刊印于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今所仅见之全本为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重刻绍义堂藏板。该书第九卷《风俗考（下）》载有土家语料凡 140 则。

^② 《永顺县志》初撰于壬子春（1732），成于甲寅秋（1734），为改土归流后永顺县首任知县李瑾纂辑。该志后经王伯麟增补刊行于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其中第四卷《风俗志·语言》载有土家语料凡 145 则。黄德基增修之《永顺县志》刊行于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其中第四卷《风俗志·语言》载有土家语料凡 143 则。

^③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《孤本旧方志选编》将王二定为乾隆十年刻本。然就王二的脱文来看，王二当系王一的某一传刻本。王一刊行于乾隆十年，又黄德基增修本《永顺县志》所载土家语料与王二完全一致，当系直接转录自王二，则王二的刊行时间当在乾隆十年（1745）至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之间，其具体刊刻时间目前还无法确定。

^④ 据聂鸿音（2014:104-105）对勘“乾隆《永顺县志》卷四”所出校记内容观之，则其所据《永顺县志》同田恒金所据本，亦即王一。不过，聂文脚注谓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志辑》第 69 册所收“乾隆《永顺县志》”为影印清乾隆十年刻本，当有误会。据考，该丛书所收“乾隆《永顺县志》”实为刊行于乾隆五十八年之清黄德基增修本。

表1 王一、王二、严本所载土家语料的比勘情况

序号 ^①	汉语词目	对译术语	土家语词之汉字记音		
			王一	王二 ^②	严本 ^③
009	风	曰	热暑	热署 ^④	熟暑
013	大山	曰	卡科	卡科	卡斜
014	小山	曰	卡科鼻	卡科鼻	卡斜鼻
015	水 ^⑤	曰	辙	辙	辙
016	河	曰	受	爰 ^⑥	受
019	田	曰	细列格	夕 ^⑦ 列格	细列格
022	岩 ^⑧	曰	什体各落	什体各落	什体各落
023	烘 ^⑨ 火	曰	土乌	土乌	土乌
030	吃酒	曰	热胡	热胡	喇儿
031	吃茶	曰	腊辙胡	爰 ^⑩ 辙胡	
032	吃饭	曰	只架	只架	
033	行	曰	喇儿	喇儿	
037	祖	曰	帕布	帕布	布帕
047	嫂	曰	查七		
057	闺女	曰	补遂	补逐 ^⑪	补遂
063	鼻	曰	甕起	甕 ^⑫ 起	甕起
071	掌	曰	絮里皮	洁 ^⑬ 里皮	絮里皮
075	好看	曰	察里家	察里察 ^⑭ 家	察里家
097	凳 ^⑮	曰	尖及	尖及	尖及

① 我们首先将王一所载 145 则土家语料依次编号，然后剔除三书所载全同者，共余 25 则。

② 黄德基增修本《永顺县志》所载土家语料与王二恩、黄本完全一致。本文校勘王二所载土家语料时，所用之现代永顺土家语均依田恒金（2004:47-49）《清代〈永顺县志〉中的土家语词》。

③ 严本异于王一之处，聂鸿音（2014:104-105）已详细出校，兹不赘。

④ “署”王一作“暑”，二音可通。

⑤ “水曰辙”王二作“曰水辙”。现代永顺土家语“水”读为 $tshe^{21}$ ，则“曰水”当为“水曰”之倒。

⑥ “爰”王一、严本均作“受”，《楚南苗志·土人言语》作“河曰勺鲜”，“受”“勺”音近，则“爰”当为“受”之讹。

⑦ “夕”王一作“细”，二音可通。

⑧ “岩”王二作“炭”。

⑨ “烘”严本作“哄”。

⑩ “爰”王一作“腊”，二音可通。

⑪ “逐”王一、严本均作“遂”，则“逐”或系“遂”之讹。

⑫ “甕”王一作“甕”，二音可通。

⑬ “洁”王一作“絮”，二字异体。

⑭ “察里察家”王一、严本均作“察里家”。《楚南苗志·土志·土人言语》作“好曰擦里擦咯”，近于王二。

⑮ “凳”王二作“櫈”，二字异体。

107	十	曰	黑聋	黑聋	墨聋
128	欠债	曰	舍打	拖 ^①	拖
129	还债	曰	舍拖		
130	书	曰	赤	赤	亦
143	不知	曰	哈太	哈大 ^②	哈太
145	起	曰	住	住	佳

据上表可知，王二异于王二者凡 15 处；严本异于王二者凡 15 处，异于王二者凡 22 处；王一、王二同而与严本异者凡 10 处；王一、严本同而与王二异者凡 10 处；王二、严本同而与王一异者 2 处；三本互异者 2 处。就其相异之处来看，多为古籍传刻过程中所常见的异体、通假、讹、脱、倒等问题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二、严本同而与王一相异之 2 处，即较王一而言，王二、严本同时脱第 047 则语料“嫂曰查七”及第 128、129 两则语料“欠债曰舍打，还债曰舍拖”中的“舍打还债曰舍”六字，这种脱字现象当非偶同，而是说明王二、黄本、严本所载土家语料同属一个版本系统。

现存《苗防备览》乃重刻本，其前尚有稿本及严如煜重校之初刻本^③，惜今皆不存，故该书所载土家语料的初始面貌已不可考，因而其与王二、黄本之间的具体关系也就无从考察。然可以确定者，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非直接转录自王一。

二 语料采集

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系转录自《永顺县志》，则该语料的采集者为谁呢？《永顺县志》（李瑾纂辑、王伯麟增补、黄德基增修、张孔修 2003:229）认为“李（瑾）志所载，特土语一种耳。”田恒金（2004:46）认为是“李氏（瑾）在书中将当地土家族称为‘土人’，并在卷四‘风土·习俗·语言’中用汉字记录了 144 个土家语词和词组。”聂鸿音（2014:99）谈及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四份语料的记录者时，认为“不难感觉到参与采集的人员应该都是湘西人。”然据王伯麟增补的《重修永顺县志序》（2004:45-47）：

永顺之改土设县也，在雍正之六年。永顺县之有志也，创于前任李君。麟以乾隆己未岁以兴宁宰奉命行取，旋调尹兹邑候选取，下车始取李君所创之志读之，窃喜新辟严疆规模具备，想见良工当日经营心苦也。数年来留意访谘，觉旧本有未备者尚宜增，有似冗者尚宜削。且计编户，昔仅四万有奇，今则四倍之矣；计人文，昔犹学额未设，今则游庠中式者，渐且后先继武矣。礼教日娴，风俗日异。官斯土者，因时制宜，其间因革损益，亦不无踵事增华焉。矧李君所镌之板，旧藏省会，今求之不可得。重修之责将谁诿欤？是阅几寒暑之广搜博探，更于壬戌编甲时亲履各地，周遭千余里，目审山川之形势，耳察方俗之语音。爰以李君本为基址，以土司旧志为垣墉，并採《辰》《长》诸志为丹腹，而规矩准绳则一粟于郡尊李公，麟则仅操斧斤以从事焉。癸亥秋告成，为目一十有三，为卷凡四，视李君本几倍之。披览之余，觉城市、村墟、人物、风

^① “欠债曰拖”王一对应作“欠债曰舍打，还债曰舍拖”，则王二“欠债曰”与“拖”之间脱“舍打还债曰舍”六字。

^② “大”王一作“太”。现代永顺土家语“不知道”读为xa⁵¹thai²⁴，则“大”当为“太”之讹。

^③ 严如煜《苗防备览引》（1969:5）。

土，较十年前李君创始时又别焉。始知文明之地十年不过循其常，荒僻之区十年顿已改其旧矣。

以及王伯麟增补的《永顺县志·风土志》(2004:379)识语：

五方之风土不齐，民生其间者异俗，自昔已然，亦天下皆然，何独于永顺而异之。第永顺旧隶土司，未沐文治，往往因陋就简，所谓居乡而囿于乡者也。近奉设流官，修政立教，风景以辟，气象一新，若人若物，駸駸乎同于内地。兹将气候、习俗、语言撮举于后，使知其同而异，亦异而同云。

可知王伯麟乾隆己未(1739)赴任永顺知县，壬戌(1742)亲履永顺各地调查，癸亥秋(1743)增补李瑾纂辑本《永顺县志》事毕。《永顺县志》所载土家语料亦是此次增补旧志时所加，也即该语料非由李瑾记录，非李瑾纂辑本《永顺县志》所载，亦非全由湘西人所采集，而是由四川广元人王伯麟在“耳察方俗之语音”的基础上主持增补的。该语料的采集时间当在乾隆七、八年(1742-1743)间。

雍正六年(1728)，永顺改土设县，这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影响必然极大，王伯麟就曾感叹“文明之地十年不过循其常，荒僻之区十年顿已改其旧矣”。由此可见，较之李瑾纂辑《永顺县志》时当地“土人”言语的概貌，王伯麟增补《永顺县志》时“土人”所操“土语”亦必然变化极大^①。故确认该语料的具体采集时间，将对认识土家语的历时概貌产生积极影响。

三 语料校理

就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而言，目前对其汉字记音准确度^②、翻译对等性^③尚难以较好把握。因此，尽管利用现代田野调查数据来鉴定古代文献语言的性质颇为有效^④，但如果企图藉之用于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的校理，则不可不谨慎从事。

例如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中“大雨”对译作“墨者^⑤”，相对之“细雨”对译作“墨者喧”。聂鸿音(2014:104)依据现代永顺土家语“大雨”读为me²⁴tse²¹ke⁵¹，而疑“大雨”之土家语对译“墨者”下脱“刻”字，便颇可商榷。

第一，该语料不仅“大雨”之土家语对译未加限定词，“大山”之土家语对译亦未加限定词^⑥。第二，从翻译对等角度来讲，Nida(1964:159)提出了“形式对等”和“动态对等”两个概念，其“形式对等”大致相当于语言的语义对等(包括词、短语、语篇)、语法对等、修

^① 李瑾纂辑本成于甲寅秋(1734)，王伯麟增补本成于癸亥秋(1743)，其间正十年。

^② 关于汉字记音准确度的难以把握问题，孙宏开(1989:335)在考察《西番译语》所载民族语料的性质时曾有所论及。孙宏开认为译语与口语的读音不十分相似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口语语音的历史演变，一是记录者的辨音能力有限以及汉字记音本身的局限。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对文献语料所反映的民族语语音细节缺乏详细认知。聂鸿音(2014:99)在校理《苗防备览》所载土家语料时写道：“我们无从查考记录者所用土语的读音细节，只能参照西南官话或者湘方言的一般特征来理解那些译音汉字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^③ 《苗防备览》所载民族语料属“华夷译语”类文献，故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翻译活动，因而“翻译对等”理应纳入考察范围，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却很少从这个方面来展开讨论。

^④ 孙宏开(1989:327-342)利用现代田野调查语料来鉴定《西番译语》所载民族语料的性质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^⑤ “雨”《土家语简志》所录土家语北部方言读为mie³⁵tse²¹(田德生等 1986:165)，现代永顺土家语读为mie²⁴tse²¹，段汝霖《楚南苗志·土志·土人言语》所载土家语料读为“墨者”。

^⑥ 该语料第13则作“大山曰卡科”，第14则作“小山曰卡科鼻”。“鼻”即土家语“小”之汉字记音，现代永顺土家语读作pi²⁴，《土家语简志》所录土家语北部方言读作pi³⁵khuei⁵⁵(田德生等 1986:200)。

辞对等;“动态对等”大致相当于语用对等。Nida 的对等语料主要是一些常用词和词组,故考察这种对译的对等性时,只能建立在源语与目的语在词这一层级上的对等。由于没有具体语境的限制,加之汉语、土家语词汇系统差异,兼且个体生活经验、认知能力相异,该语料的采集对象在对译汉语词目时,基于“词义对等”的“语用对等”选择理论上存在多种可能。第三,该语料的采集者王伯麟作为一名赴任不久的外来官吏,据其感叹“土人言语,呢喃难辨”(李瑾、王伯麟、黄德基 2003:134),则其本人对“土语”的认知当十分有限,这就决定了其在采集语料时,只能是如实记载,而缺乏鉴别翻译对等完整度的能力。第四,该语料“大雨曰墨者”、“细雨曰墨者喧”、“大山曰卡科”、“小山曰卡科鼻”中的“大”“小(细)”为一对单标量相对反义词,根据 Leech (1981)对反义词语义的研究,则“大”为无标记词,“小”为有标记词。又据 Lehrer (1985),则无标记词意义相对笼统、广泛,而有标记词则意义比较明确。因此,客体特征程度高的词,在语义上可以内包客体特征程度比该词低的词,这也是该语料的采集对象在对译无标记词“大雨”时,使用“大雨”“细雨”的上位词“雨(墨者)”,对译无标记词“大山”时,使用“大山”“小山”的上位词“山(卡科)^①”的原因所在。第五,现代靛房土家语“大雨”读为my³⁵tsy²¹(罗康隆、张振兴 2011:190),同《永顺县志》。因此,在无版本依据的情况下,仍当以“墨者”为是。

又如该语料“欠债曰拖”,聂鸿音(2014:105)校定“欠债曰”与“拖”之间脱“舍打还债曰舍”六字的同时,依据现代永顺土家语“还债”读为se⁵¹s₁²⁴而校“拖”为“施”。然据《楚南苗志·土志·土人言语》^②所载土家语料作“还债曰蛇脱”,《土家语简志》(1986:196)所录土家语北部方言“还(还钱)”读为tho⁵⁵,则“拖”不误。

可见,对于土家语这种濒危语言,如没有版本依据及同时代其他文献佐证,也没有足够多的历史语料及现代田野调查语料支撑,仅仅凭借现代局部田野调查所得语料去校理古籍文献所载对应语料,这是不全面的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鲍善淳. 1990.《汉字字义类化初探》,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第2期.
- [2] 陈廷亮. 2010.《〈苗防备览〉所记土家语词汇校释》,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》第6期.
- [3] 陈 晖、鲍厚星. 2007.《湖南省的汉语方言(稿)》,《方言》第3期.
- [4] [清]段汝霖.《楚南苗志》,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.
- [5] 贺爱军. 2016.《翻译对等的原型范畴理论识解》,《外语教学》第5期.
- [6] [清]李 瑾纂辑、王伯麟增补、黄德基增修. 2001.《永顺县志》(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影印),载《故宫珍本丛刊》第163册之湖南府州县志第18册,海口:海南出版社.
- [7] [清]李 瑾纂辑、王伯麟增补、黄德基增修. 2003.《永顺县志》(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影印),载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志辑》第69册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.
- [8] [民国]李 瑾纂辑、王伯麟增补、黄德基增修、张孔修续修. 2003.《永顺县志》(民国十九年长沙吟章纸局代印本影印),载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县志辑》第69册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.

^① “山”亦可指称“山林”。“山林”现代永顺土家语即读为kha²¹kho²¹。

^② 《楚南苗志》,清段汝霖撰,乾隆二十三年(1759)刊。该书第六卷《土志·土人言语》“所载土人言语”凡438例,“系出保靖县西乡,余则未能详也。”按,该书所载土家语料采集地为保靖县西乡,与永顺县毗邻,同属土家语北部方言区。

- [9] [清]李 瑾纂辑、王伯麟增补. 2004. 《永顺县志》(清乾隆十年刻本影印), 载《国家图书馆藏孤本旧方志选编》第15册, 北京: 线装书局.
- [10] 李启群. 2002. 《湖南湘西自治州汉语方言的演变》, 《吉首大学学报》第1期.
- [11] 罗安源等. 2001. 《土家人与土家语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12] 罗康隆、张振兴. 2011. 《〈苗防备览·风俗考〉研究》,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.
- [13] 牛保义. 2007. 《凸显度优先: TALL-SHORT类相对反义词的认知研究》, 《外语学刊》第2期.
- [14] 聂鸿音. 2014. 《〈苗防备览〉中的湘西语料》, 载张公瑾主编《民族古籍研究》第2辑第98-107页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
- [15] 孙宏开. 1989. 《西番译语考辨》, 载白滨、史金波等编《中国民族史研究》(二)第327-342页, 北京: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.
- [16] 沈家焯. 2015. 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.
- [17] 田德生等. 1986. 《土家语简志》, 北京: 民族出版社.
- [18] 田恒金. 2004. 《清代〈永顺县志〉中的土家语词》, 《民族语文》第2期.
- [19] [清]严如煜. 1969. 《苗防备览》(清道光二十三年重刻绍义堂藏板影印), 载《中华文史丛书》第9辑之第78册, 台北: 华文书局.
- [20] Leech, G. N. 1981. *Semantics*. Harmondsworth: Penguin Books Ltd.
- [21] Lehrer, A. 1985. Markedness and Antonymy. *Journal of Linguistics*, Vol.21, No.2, 397-429.
- [22] Nida, E. 1964. *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*. Leiden: E. J. Brill.

A Study of the Tujia Language Material Recorded in *Miaofang Beilan*

TAN Xingfu

[Abstract]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e multiple versions of *Yongshun Xianzhi* (that is, *the Yongshun County Chronicle*, hereinafter as *YSXZ*), it is found that the Tujia material recorded in *Miaofang Beilan* (MFBL) was not directly copied from the original block-printed edition of Wang Bolin's supplementary version of *YSXZ*, but instead originated from a certain later block-printed edition descended from it. Evidently, Wang Bolin wa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language material collection. A checkup into each and every version of *YSXZ* prior to *MFBL* is recommended when modern material from fieldwork is employed to collate the Tujia language material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.

[Keywords] *Miaofang Beilan* Tujia language material collector

(通信地址: 430065 武汉 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)

【本文责编 普忠良】